

王屹峰

著

古砖花供

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和艺术



王屹峰 著

古砖花供

——
六舟与16世纪的学术和艺术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古砖花供——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和艺术 / 王屹峰著.
— 杭州 :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7.10 (2017.11 重印)
ISBN 978-7-5340-6082-3

I. ①古… II. ①王… III. ①六舟 (1791-1858) —
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83697号

责任编辑: 屈笃仕

文字编辑: 罗仕通

责任校对: 余雅汝

装帧设计: 傅笛扬

责任印制: 陈柏荣

古砖花供——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和艺术

王屹峰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 址: <http://mss.zjcb.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制 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66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40-6082-3

定 价: 230.00元

如发现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言 / 重访之旅

六舟上人是位非常有趣的人。

有清一代，如此入世的出家人，恐无出其右者。身为僧侣，却谨遵经世致用之道；又为学者，不讳四出谋生；学富五车，但喜标榜孩童游戏。当然，终其一生，虽从未见他谈及玄奥的禅理，却也一直踏踏实实地为寺院做着足传后世的事业。我对他各种身份的另外一面甚感兴趣。

观其学风，六舟非宗行脚取经的法显和玄奘，而崇山林访碑的顾炎武和黄易之辈。实地访碑、亲手椎拓，与现代考古学及文物保护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我曾从事过野外调查、记录、保护、维修和考古发掘工作多年，很容易与六舟的访碑行为与实证态度产生共鸣。

道光年间，六舟数至萧山祇园寺，访碑、会友、下榻。巧的是，祇园寺的僧房也曾是我的办公场所。跨越一百五六十年的时空，不得不感慨缘分的神奇。

然而，清代访碑者中，黄易、吴大澂之辈学界皆知，却罕有识六舟者。十五年前的某日，我兴趣大发，意欲寻找六舟的遗物和重走其访碑路线，一经实践，便惊喜不断。

钱镜塘乃六舟同乡，亦为浙江海宁人氏，一生孜孜以求乡贤金石书画，每有所得便不厌其烦地题其生平。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六舟遗物，可谓海内外公私藏家中最富且精者，实仰赖钱镜塘的收藏和捐献。

浙江省博物馆的同事们，无论职务与岗位，皆无需原由地给予我倾力支持，或使我得以摩挲实物，或助我收集资料，或允我使用图片以供细致研究和出版之需，十余年来，眼界大开。更有诸多各地的单位及个人，无论相识与否，均秉持开明的学术态度，无私地为我提供图片及文献资料以供研究和出版之需。持续之久，受惠之多，以至于无法一一列名。借此机会，谨表我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与历史研究一样，文物考古研究也只能修复某些片段，而无法复原过去的一切——也非研究的目的，故习惯于不会在某个空白片段处过分纠结。然而，每当获知六舟某件遗物线索，又久久寻找不得而无可奈何之时，却总会有人送来我本已不抱希望的资料。同时，重访之旅也出乎意料地顺利，似可借用六舟“有如神灵呵护”之语来概括。

重访旅行的目标是六舟常住过或访问过的寺庙、名胜以及访碑之处，有些地方我曾经到访过，故原本便知道依然存在，如绍兴的大禹陵窆石、上虞的曹娥碑、杭州的寺庙和石窟造像及题名，但更多地方的现状事先并不知晓。到访后，目的地中，有的确实早已面目全非，遗迹也了无踪影。然而，多数情况却颇有些意外，或遗迹可见，或故址上尚有重兴之构，最为重要的是，六舟曾长住过的白马庙、演教寺、沧浪亭、净慈寺四处均可寻得。

百余年来，中华大地的沧海桑田，世人皆知，希望越少以免失望越多乃是重访之旅出发之前的真实心态。从文献可知，一百五十年之前白马庙已为太平军所毁，演教寺系湖州农村小镇一处不为人重视的小庙而已，故寻访白马庙故址和演教寺，仅是实证思维作用下的心理安慰之行罢了。然而，结果却使人兴奋不已，不但在白马庙故址寻得遗物、碑记，确定了具体位置，而且发现演教寺也依然存在。这无疑在鼓励我继续旅行。实际上也是收获颇丰，如苏州沧浪亭及江苏巡抚衙门、扬州阮元宅第、宁波七佛寺、天台诸胜、杭州飞来峰题名……每寻得一处，便流连忘返，仿佛分享着六舟当年的喜悦，竟无法言传。

我主要从事古代陶瓷考古与研究工作，关于六舟的著述，甚至连安身立命都算不上，乃完全凭兴趣所致，可谓非常纯粹的以非盈利为目的之学术自觉，但这并非意味着不会产生费用。重访之旅，并无公费，全凭已出，所耗资财，颇有数目，故旅途中常需掐指计算。这无意间让我开始疑惑六舟一生的访碑费用和收藏资金从何而来。虽非专门研究，但多年来一直对古代财政史兴趣盎然，对宏观财政史的一知半解，促使我时常思考更为具象和更易理解的、具体的财政执行情况，如古代瓷器生产的经费来源及拨付权限、作坊盈利途径、税赋等诸多问题。对于历史长河中每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而言，很难想象可以没有财物的支持而得以生存，更遑论生产任何物件，直至做出一番事业，故微观财务状况是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反过来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 and 探究宏观规律。

可以说，在写作过程中探索六舟的财务情况无意间成为了贯穿全书的线索。在第一单元，我尝试探讨他从小出家的原因，白马庙又是通过何种形式吸引资产捐赠以维持日常开销，以及僧侣的私房衣钵钱与寺院的公共资产之间的区别。在第二单元，试图分析他旅行、访碑的费用从何而来，为何选择如此的访碑路线和交通方式，以及其与馆业目的地之间存在的联系。在第三单元，讨论了他收藏金石书画的资金来源和如何像普通士绅那样通过馆业获得报酬及其消费特点。第四单元则是全书的重点，受资金的限制，年轻的六舟为获得金石文字计，不得不在断垣残壁间四处搜寻，以便宜的椎拓替代昂贵的收藏，运用和改良传统记录技术以便开展学术研究，同样因支绌的财务状况以及在社交过程中的争胜初衷，以己之长的无

意之举，却创造出八破、古砖花供之类与众不同的新型艺术形式。

寻找遗物、重访路线，本无意为此撰写一部六舟的传记。儒家政权宏观背景下的个体偶然所导致的学术与艺术变化，才是我的兴趣所在，其线索隐藏于教育背景、学术活动、社会交往以及所选择的日常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例如，六舟对封泥的兴趣与分享活动，引起他所处交往圈的关注，虽然他本人并无学术计划，但却影响朋辈形成了封泥的专门研究。通过重访活动，直观感受六舟所处的环境，尽力触及他的心路历程，尝试把握其在晚清学术与艺术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具体作用。六舟的学术与艺术成就也并无大书特书之处，他的影响也如涓涓细流，润物无声，但广泛而持久，沁入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的学术领域、社会的艺术品位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六舟学术与艺术生涯中的规律性因素，同样作用于当下的社会。

任何一种学术概念及方法论的视角都只能触及关注对象的某个或几个侧面，而无法覆盖全部。本书没有套用任何成熟的理论框架，而仅是适时、零星地借鉴了考古学、艺术史研究方法论中的某些具体手段。这也在于我本人学术背景的欠缺，但阴阳相生，或许并非是件不好的事情，谁知道呢。但无论如何，金石书画领域毕竟非我所长，以己之短的尝试，只为喜欢六舟的有趣。既需要方家的指正与包容，又希望有志者可以更多地关注此类“小人物”。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提议和帮助我出版此书的赖毓芝、屈笃仕、蒋建春、黄文玲诸友以及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还要特别感谢师姊朱传荣和白玲安（Nancy Berliner）带我进入那个神奇的八破世界。

目 录

序言 / 重访之旅

第一单元 九能儒僧

第一章 白马庙

母 亲 / 003

白马庙 / 005

神 祇 / 011

第二章 世袭或委任

僧侣生涯 / 014

海 昌 / 022

西湖寺院 / 026

第三章 向士绅靠拢

教 育 / 033

九能儒僧 / 037

寺志与著作 / 056

第二单元 囤碑搜字

第四章 山林猿鸟间

缘起与路线 / 063

安国寺 / 070

杭 州 / 074

浙 东 / 077

江 苏 / 094

新 安 / 103

北 京 / 107

第五章 查漏补缺以外

经世致用 / 109

查漏补缺 / 114

佛 像 / 117

砖 瓦 / 122

封 泥 / 125

青铜器 / 127

风气与方法 / 137

第三单元 磨砖作镜

第六章 浓阴小绿天

磨砖作镜轩 / 145

玉佛庵 / 147

怀素墨迹 / 154

馆业与购藏 / 159

宿命的结局 / 164

第七章 论碑识鼎的交游

生员管庭芬 / 167

地方的力量 / 173

苏杭之间 / 185

学术的累积 / 196

“汤戴”以来 / 200

第四单元 古砖花供

第八章 八破的“小小智慧”

百岁图 / 211

砖兴大发 / 217

八破画 / 219

小小智慧 / 227

金石学产物 / 232

第九章 全形拓及古砖花供

全形拓 / 235

技 法 / 252

金石学目的 / 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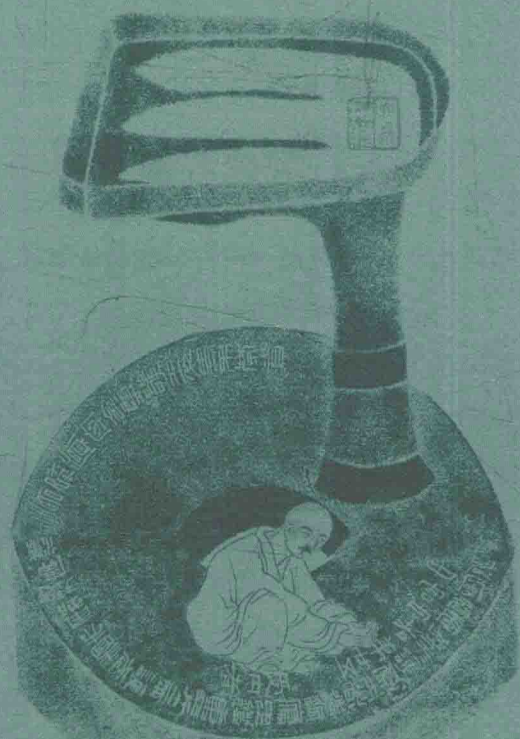
古砖花供 / 269

注 释 / 280

参考文献 / 312

图版索引 / 318

第一单元 九能儒僧



羣憫祝壽

空名新傲少痕

碧巖新凌波

凌無臨海

仙人總月來

白如臺先

曉氣空笑

並堅貞拔地一

眉疾石召以

曲實光衣以

予和素古分教

端傲骨凌峻

交不鳴秋

生天二聊

福來

福來

道光庚申冬仲月
傲竹堂居士
南屏任公手書



第一章 白马庙

母 亲

嘉庆四年(1799),母亲褚氏沿着二十五里塘河坐船来到白马庙,将九岁的六舟(图1.1)“舍俗为佛弟子”,师松溪,“即住庙中”^[1]。

“六舟”应是其皈依佛门后的法名,他在自己编撰的《白马神庙小志》中言“字达受”^[2]。他书画落款常呈“六舟达受”顺序,以中国古人名在前、字在后的落款规矩,也当如此。

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791年12月22日)亥时,六舟出生于海昌秧田村的一户姚姓家庭,村近石井^[3]。石井村的地名沿用至今,其东南尚有北秧田庙。石井村位于白马庙的西北,相距约五公里左右,两地由二十五里塘运河相连。

六舟有同胞兄弟九人,他是幼子,而诸兄中早亡者却有五位^[4]。汉语中,早夭与早亡的意思是有区别的:早夭乃未成年而死,早亡所指死亡年龄则要相对晚些,但肯定不在正常死亡年龄之列。六舟使用了“早亡”一说,因属事后记述,又多不记岁月,故不清楚确切含义。唯有一则,六舟十七岁时二十九岁的胞兄姚德荣又突然辞世,遗孤姚甫四才刚刚满月,以至于此年已“薙染为僧”的他不由得发出了“姚氏一脉之传在此一线,不亦悲哉”的感慨^[5],可知胞兄姚德荣属于早亡范畴。除此之外,无法判断姚氏一门其他子嗣过早去世的时间是否都在六舟九岁之前,但十七岁之前的可能性很大。

嘉庆元年(1796),六舟六岁时,四十八岁的父亲姚茂高离开了人世^[6]。六舟称其父“隐于耕”^[7],显然是农者的美称。清代土地的收益是非常微薄的,张仲礼对18世纪后期中国土地投资回报率有过精彩的估算,“假定能收到全部地租并能排除歧视性税收的因素”,“土地的税前回报率便是10%”,而19世纪土地投资回报率还呈现一直下降的趋势,曾出现减少到4%,甚至不足2%的情况^[8]。可见,实际的收入还要低得多。如果再仔细区分有功名身份的地主和普通地主,则会发现前者从每亩土地上获得的实际收入高于后者,原因是他们可利用特权身份相对地交纳较少的国税,收取更多的地租^[9]。至于姚茂高的身份究竟是佃户、自耕农还是某类地主,抑或还有别的经营,均不得而知。从现存地方文献中,无法获得姚家的丝毫线索,明显不在本地有影响家庭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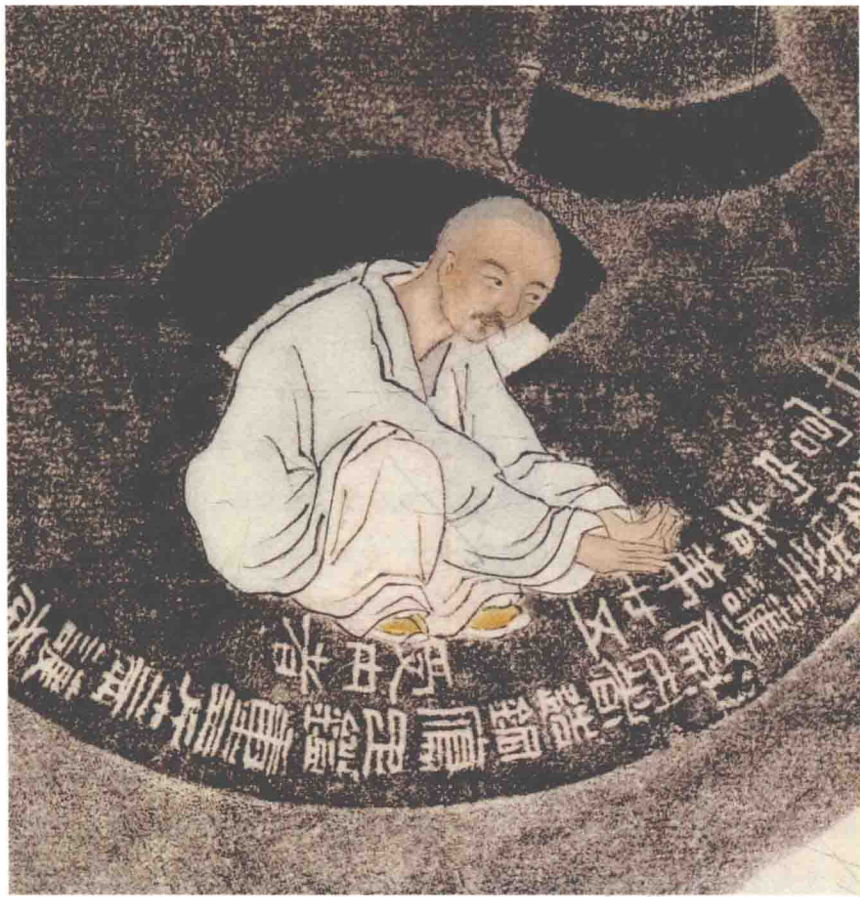


图1.1 《剔灯图》中的六舟像 浙江省博物馆藏

对于清代江浙一带平均寿命的估计,多倾向于六十岁左右,且男性略高于女性^[10]。早夭人口当不可能被全部记录在册,故不清楚这个结论是否将此因素考虑在内。由于数据的不完整性,因而无法知道某个区域、某个阶段实际上的平均年龄究竟是多少,但这些统计资料仍然具有宏观上的意义,实际情况当距此不远。如此看来,这个家庭实在是非常不幸,姚茂高的过早离世,对于失去了一家之主的姚家而言不仅仅是情感上的沉重打击。

失去了丈夫的褚氏可能需要承受更多的压力。从经济上看,对于生育了九个子嗣而又中年丧夫的褚氏而言,即使有宗族的帮助,以务农为主的姚家,家境也当不会太宽裕。另一方面,亲人离去的厄运对褚氏心理的影响更应考虑在内。

更重要的是,卜正民认为在明代虔诚信仰佛教的女性要比男性为多^[11],这同样适合用来描述清代的情况,褚氏便属此类女性。六舟在拜松溪为师时,褚氏有一段叩谒语:“此子幼年

多病,五行似犯华盖,频遭凶,愿舍俗为佛弟子。”^[12]可知六舟从小体弱,常常遭受病患。褚氏在寻找原因时,将其归咎于六舟命中触犯了华盖,这是一种很流行的迷信说法。华盖是中国古代的星官名,俗称“扫帚星”,民间认为遇上扫帚星便是行了霉运。迷信的处理方法便是拜和尚或道士为师,即皈依佛门或道门。褚氏本就笃信佛教,当生命之无常时不时地在眼前晃动时,畏惧之心油然而生。对于一位18世纪无助而焦虑的母亲而言,按通行的办法求助神灵护佑可能是她能够选择的最好办法。

向寺院捐赠的方式,主要在于财物,如捐赠土地、钱财、图书,捐建寺舍,也有以诗文等文学的方式来增强寺院文化气氛和弘扬寺院知名度的捐赠行为^[13]。其实,将自己或他人舍入佛门,也可视为一种捐赠方式。男性捐赠更多地具有文化性,即往往是一种期望得到回报的交易,而不是作为没有私利的礼物;女性捐赠则更多地具有宗教性,尽管这种宗教性的捐赠也不一定完全纯粹。

褚氏如此决绝,当然包含了期待佛祖佑护幼子及全家的愿望。而母亲的这个决定,将改变六舟的一生。

白马庙

白马庙是座并不起眼的小庙,且今已不复存在。

寻找这样一座庙宇需要一点运气,好在六舟出家于此、圆寂于此,并详细记载了其位置^[14]。据此,可先大致圈定白马庙故址当位于观音桥与平安桥之间的二十五里塘运河西侧。此处现有建筑,当建于白马庙故址之上,原为盐官茧站,今易作私人五金厂(图1.2)^[15]。

更为幸运的是,2014年在寻访白马庙故址的过程中,于塘河西岸的五金厂北侧田地中发现了大型石柱础二件、礅石三块。同时,得知2008年在同一地点还发现过石碑一块、石柱础五件、旗杆石一件、石座一件。石碑(图1.3)存于盐官文保所,经辨认为明万历八年(1580)《重修白马庙记》碑(图1.4),由此可判断此处确为白马庙故址无疑^[16]。

依六舟的描述,尝试复原当年白马庙布局及其周围环境示意图(图1.5)。

一庙东,塘河往北有大平安桥,即今平安桥,现存为1946年重修的石拱桥(图1.6)。庙以南,塘河上原有光华亭桥,桥上建亭三间,奉观音和圣帝,故又称“观音桥”。今观音桥名称仍在,但已改为公路桥(今公路名为荆山大道),位置也可能比原来略往北移。

自大平安桥处向西分出一汉港,由侧旁“小平安桥绕西为惜字庵”,小平安桥和惜字庵今均不存。六舟称“港作‘丁’字状”,盖因汉港尚有更小的分支,主支一路向西,今尚存,中



图1.2.1 白马庙故址现有建筑之一



图1.2.2 白马庙故址现有建筑之二



图1.3 万历八年《重修白马庙记》碑 海宁市文保所藏



图1.4 《重修白马庙记》碑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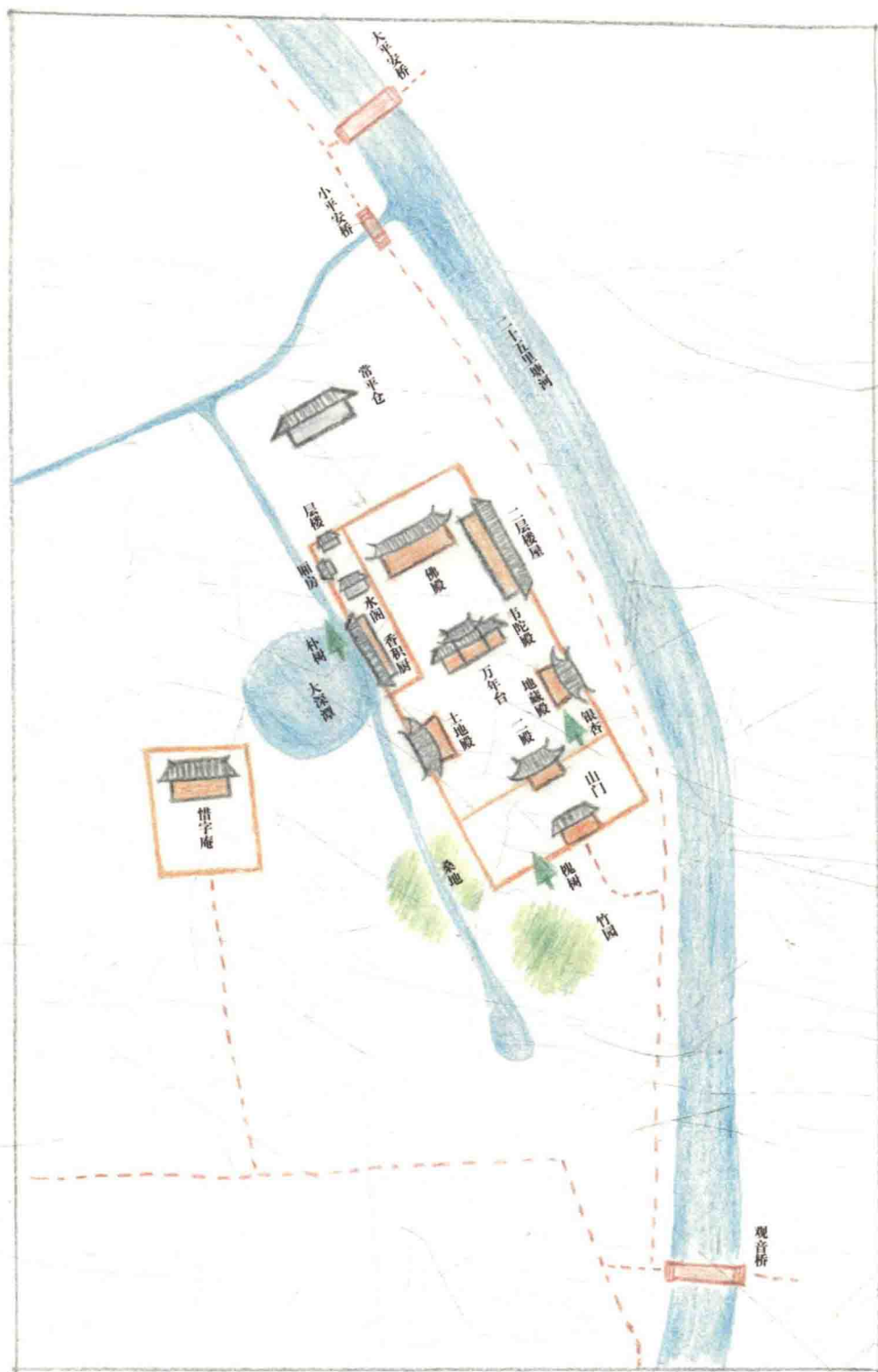


图1.5 白马庙布局复原示意图

途旁出一支折向南，今已湮灭。如果注意到六舟的记述是以白马庙为中心的，便可理解折向南流的河道乃绕着庙的西侧到达惜字庵，故有“绕西”之说。从海宁县地名办公室参照1935年海宁县地政处《实测清丈图》绘制的《海宁旧城图》上还可见“丁”字状汉港的地形、地貌^[17]，而白马庙就坐落于“丁”字状汉港东侧与塘河之间的这块狭地上（图1.7）。白马庙“南至华光桥街，今为河西街”。河西街呈南北向，南起拱辰水门外二十五里塘河西岸，北至旧观音桥西侧再向北延伸些许（约至今荆山大道位置止）。

汉港至惜字庵即为“广三四丈许”的大深潭，即香积厨后。今尚存一水潭，或即此遗存。香积厨斋堂属春秋享祀、供奉具庵老人的祖堂及禅室，室后侧为佛殿，临水则有一偃卧势的朴树，再南为庙基沿墙外的桑地。“香积厨斋堂五楹，地形嵌崿，忽有突出，高约三四尺。”由此推测，香积厨当在庙西厢中部，朝东，五开间。

白马庙中轴线主体建筑坐北朝南，很有可能呈三进或五进布局。

第一进为山门，三开间，东西两间各塑一白马。倚墙外而生一大槐树，墙外为王姓竹园。

第二进为二殿，东侧祀奉华仙师，西侧为赐福财神。由此，推测亦为三开间。二门内有大银杏一株。

地藏殿为三开间。土地殿也是三开间，左右两间各祀奉护国明王崔珏和地主明王陈旭。由于语焉不详，地藏殿、土地殿的分布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分别为第三进、第四进，二是分处于第二进后的左右两厢位置，复原示意图乃据后者而绘。

六舟在叙述完土地殿后还提到了石万年台及后披韦陀殿。万年台即戏台，其后为披屋^[18]，一般而言两者合为三间，万年台位于中间凸前一间，开间较大，左右两间为披屋。

最后一进为佛殿，五间半，中祀三世佛，东祀观音、三官和文昌，西祀圣帝、韦陀。其中，观音、圣帝金彩像于明正德三年（1508）自观音桥桥亭移来。佛殿东侧有二层楼屋，楼上祀奉斗姥像，楼下为客座（即客房）。

佛殿后为围墙，墙外为常平仓。另有骨塔，一在大殿后，一在庙东侧祖产北隅，即常平仓以东之地。

“僧众所居”，即僧房，“皆属殿披斗室”，即各殿两侧的厢房及披屋。至于六舟择空地建层楼一间，后又于此楼前再建二楼二底及厢房的水阁一所^[19]，则当均在佛殿西侧，大深潭、香积厨斋堂以北的位置。

总之，白马庙当因势呈南偏东朝向，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南北长约一百米，东西宽约四十米，总面积约四千平方米。中路、东路以公共区域为主，西路为僧众生活场所。六舟在叙述各